

“手掌”复音化的途径和动因研究

车淑娅 李秀芳

(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受汉语词汇复音化趋势等因素的影响,单音名词“掌”的隐含义素“手”外现之后形成复合名词“手掌”。“手掌”的复音化过程始于汉,在此后的六朝至明一直缓慢匀速发展,清时完成了对单音名词“掌”的替换实现了复音化。“手掌”复音化的途径是义素外现,机制是潜性语言要素的显性化。推动“手掌”复音化的因素包括汉语语音简化、词义由综合到分析的趋势以及表义的精确化要求等。

关键词:掌 手掌 义素外现 复音化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7)02-160-06

一.“手掌”的构词理据

研究“手掌”的复音化过程是因为它有不同于其他复合名词的构词理据,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手掌”在古代汉语中有一个对应的单音名词“掌”。“手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手在握拳时指尖触着的一面。”^{[1](P1197)}“掌”在《汉语大词典》中的义项之一是“手掌”,例如《礼记·中庸》:“治国其如示诸掌乎!”^{[2](P733)}“手掌”在《汉语大词典》中引用的最早用例是《说苑·政理》:“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手掌,何以?’”“手掌”和“掌”的使用时间范围呈互补状态,所以“掌”是现代汉语复合名词“手掌”在古代汉语中对应的单音节名词。

(二)“手掌”和“掌”的语义一致。对“掌”和“手掌”进行义素分析可得以下结构式:掌}=[+手的一面+可以握持物体+人体的一部分+汉以前使用-现代汉语中使用]手掌}=[+手的一面+可以握持物体+人体的一部分-汉以前使用+现代汉语中使用]可见,“掌”与“手掌”的区别只在于使用范围,“手掌”和“掌”除了构词语素增加外,语义完全一致。

(三)“手掌”的一个构词语素“掌”隐含另一个构词语素“手”的意义。复合名词“手掌”与单音名词“掌”的语义完全一致。二者的差别只在于“手掌”多了一个构词语素“手”,但语素“手”则是“掌”隐含的领属义素,所以“手掌”的两个构词语素之间的语义关系为隐含与被隐含的关系,即“掌”所充当的语素的语义包含了义素外现而来的语素“手”的语义。

(四)“手掌”的一个构词语素“手”赘余。从语义表达上看,来源单音名词“掌”既表示“手在握拳时指尖触着的一面”这一基本意义,又兼表其领属意义,从语言的经济原则上看,复合名词“手掌”中“手”的语素是多余的,因为“手掌”并未改变“掌”所表达的概念。但从语用角度看,这种语义冗余^[3]却能促使词的意义单一化,从而表义更精确,是一种积极的赘余成分。因为单音名词“掌”的语义范围广,有可能在表达语义时出现歧义现象,而复合名词“手掌”则表达出了单音名词的复杂义素,因而缩小了单音名词的词义范围,提高了词义清晰度,表义更精确。例如单音名词“掌”有一个同形的单音动词“掌”,复合名词“手掌”就使两个同形词有效地

收稿日期:2016-12-21

作者简介:车淑娅,女,1968年生,河南卢氏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李秀芳,女,1989年生,山东潍坊人,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5BYY145)。

区别开来。所以“这类羡余现象在语用中与经济原则相反相成——经济原则倾向使表达简略、省便,适用于一般情况或主观不在意、甚至有意淡化的场合;在需要强调或提示的时候,用反经济的方法,加强某些语言形式,包括语音上的加重、形式上的重复或增衍,引起对方对话流中某些部分的特别注意,达到强调的目的”^[4]。

二.“手掌”的复音化过程

(一)“掌”的“手掌”义早在《论语·八佾》中就已出现:“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单音名词“掌”单独表示“手掌”之义的状况一直沿用至汉代。如:

(1)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

(2)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粹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 (《荀子·解蔽》)

(3)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 (《史记·滑稽列传》)

(4)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淮南子·要略》)

(5)人皮不可书,鲁惠公夫人仲子,宁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 (《论衡·雷虚》)

(二)在汉代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复合名词“手掌”,表示“手在握拳时指尖触着的一面”。如:

(6)水停处如手掌中也。今兖州人谓泽曰掌也。 (《释名·释水》)

(7)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手掌,何以?” (《说苑·政理》)

(8)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命尔子虞,而与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为名。 (《潜夫论·梦列》)

(9)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 (《金匱要略》卷二十二)

(10)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

(《伤寒杂病论·辨妇人各病脉证并治》)

虽然复合名词“手掌”始现于汉代,但此期“手掌”的使用远不如“掌”普遍,可见下表。

表1 汉代部分典籍中的“掌”和“手掌”^①

典籍 词例	史记	释名	淮南子	战国策	说苑	伤寒杂病论	汉书	论衡	天禄阁外史	春秋繁露	全汉文	孔雀东南飞	潜夫论	金匱要略	合计	百分比
掌	5	2	1	2	3	1	0	6	3	1	2	1	0	1	28	82%
手掌	0	1	0	0	1	1	1	0	0	0	0	0	1	1	6	18%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汉代的典籍中,在表示“手掌”之义时,单音名词“掌”的使用频率高达82%,远远高于复合名词“手掌”18%的频率,可见,复合名词“手掌”在此期只是处于萌芽时期。

(三)复合名词“手掌”自汉时出现以后,在此后的六朝时期发展缓慢。如:

(11)青州兵奔,太祖陈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 (《三国志·魏志·武帝》)

(12)作甜脆脯法:腊月取獐、鹿肉,片,厚薄如手掌。 (《齐民要术》卷八)

(13)布西屯濮阳而操攻之,布出兵战,操兵奔,阵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操上马,遂得引去。 (《后汉书》卷七十四)

此期“掌”和“手掌”在部分典籍中的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① 本文统计数据依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国学宝典等电子语料库的语料。

表2 六朝部分典籍中的“掌”和“手掌”

典籍 词例	三国志	齐民要术	后汉书	大方广佛 华严经	文殊支利 普超三昧经	杂阿 含经	肘后备 急方	合计	百分比
	掌	9	8	29	14	7	0		
手掌	2	1	1	6	7	1	1	19	21%

从上表可以看出,六朝时“手掌”的使用频率只有21%,而“掌”的使用频率高达79%。但此期的“手掌”主要出现在汉译佛经中,汉译佛经中“掌”与“手掌”的使用比率差别不大,说明此期“手掌”的使用处于发展之中,只是因为对语言环境的选择性,造成了使用范围的局限,因而使用比率不高。

(四)复合名词“手掌”在唐宋时期的使用频率相比六朝有了一定的提高。如:

- (14) 丧父母,居贫无以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 (《南史·孝义列传》)
- (15) 凡痈无问大小,已觉即取胶如手掌大,暖水浸,令软。 (《备急千金要方》卷六十六)
- (16) 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驱去。 (《册府元龟》卷一百二十一)
- (17) 良久及地,其中极暗,仰视天才如手掌。 (《太平广记》卷三十六)
- (18) 其兽有角鬣,大鳞如手掌。 (《梦溪笔谈》卷二十一)
- (19) 堂曰:“乡里三钱买一片鱼鲈,如手掌大。” (《五灯会元》卷十八)
- (20) 左手掌内有朱字数行,不可认,盖批判语也。 (《夷坚甲志》卷六十三)

表3 唐宋时期部分典籍中“掌”和“手掌”的使用情况

典籍 词例	南史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备急千金要方	银海精微	外台秘要方	初学记	法苑珠林	禅源论序	小止观	敦煌变文集新书	册府元龟	太平广记	梦溪笔谈	云笈七签	夷坚甲志	闲窗括异志	续墨客挥犀	合计	百分比
	掌	5	27	46	0	20	0	51	2	0	13	27	37	1	21	0	0		
手掌	1	28	9	1	19	1	6	1	1	3	4	3	2	9	1	1	1	91	27%

根据我们对唐宋时期“掌”和“手掌”使用情况的考察来看,复合名词“手掌”在此期的使用情况体现出三个特点:1、使用频率只增长了6%,发展缓慢。2、使用范围扩大,除了汉译佛经、医学等与人体器官“手掌”关联较多的典籍外,还有大量其他类型的典籍中也出现了复合名词“手掌”。3、单纯指称手掌的单音词“掌”用量减少,仅出现在一些固定结构中:一是四字成语中,如“摩拳擦掌”、“易如反掌”、“孤掌难鸣”等。二是与相关类单音名词构成联合式复合名词,如“指掌”“股掌”等;或与单音动词组合构成述宾式复合动词,如“抚掌”“鼓掌”“抵掌”;或加词头“巴”,构成附加式复合名词“巴掌”;或者是汉译佛经中的礼式,如“合掌问言”等。我们认为,这种出现在固定结构中的“掌”已经不属于单音名词“掌”的单用用法,所以在考察时排除了这部分古今通用的特殊用例。

(五)元明时期,复合名词“手掌”的使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

- (21) 我得时节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 (《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
- (22) 那峰头上的石头都生成是个仙人的手掌,红光相射,紫雾喷花。 (《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六回)
- (23) 你只在门外拍拍手掌,我里头自接应你。 (《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
- (24) 他左手掌上有个“哪”字,右手掌上有个“吒”字,故名哪吒。 (《西游记》第八十三回)

(25)跳出伽蓝圈套外,不在如来手掌中。

(《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三回)

表4 元明时期部分典籍中“掌”和“手掌”的使用情况

典籍 词例	宋史	元朝秘史	三国志评话	全元曲 — 散曲	三宝太监西洋记	二刻拍案惊奇	今古奇观	包公案	喻世明言	西游记	醒世姻缘传	尧山堂外记	合计	百分比
掌	11	0	2	12	11	6	3	4	0	13	10	0	72	66%
手掌	2	1	1	9	5	1	1	1	1	8	6	1	37	34%

从上表可以看出,复合名词“手掌”的使用频率由唐宋时期的27%发展到元明时期的34%,虽有所发展,但进展依然缓慢。

(六)清时复合名词“手掌”的使用进一步发展,使用频率与此前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尤其是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清代小说中使用更为普遍,如下表所示。

表5 清代“掌”与“手掌”的使用情况

典籍 词例	七剑十三侠	东度记	孽海花	官场现形记	狄公案	说唐全传	镜花缘	合计	百分比
掌	6	2	1	0	1	3	2	15	42%
手掌	5	3	1	1	3	5	3	21	58%

由上表可以看出,清代复合名词“手掌”的使用频率超过单音名词“掌”,复合名词“手掌”在使用中占据了相对的优势,基本完成了对单音词“掌”的替换,并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如:

(26)落地后觉得两手掌痛如刀割,肉里面还嵌着甚屑子似的,当时也不暇顾。

(不肖生《留东外史》第六十八章)

(27)她脸上的皱纹是在我的目光下成长起来的,我熟悉它们犹如熟悉自己的手掌。

(余华《爱情故事》四)

(28)妈妈大惊小怪地赶紧用手掌来摸我的脑门,还一叠声地问我:“究竟哪儿疼?”

(刘心武《我可不怕十三岁》)

(29)海喜喜“啐!啐!”地朝手掌上吐了两口唾沫,操起他自己的铁叉。(张贤亮《绿化树》二十三)

三.“手掌”的复音化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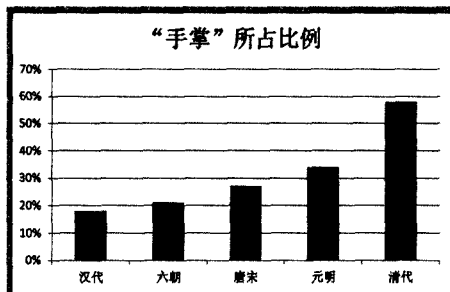
“掌”与“手掌”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情况如下表:

表6 不同时期“掌”和“手掌”使用频率的比较

典籍 词例	汉代	六朝	唐宋时期	元明时期	清代
掌	28	71	261	72	15
手掌	6	19	95	37	21
“手掌”所占比例	18%	21%	27%	34%	58%

由上表可知,复合名词“手掌”的复音化过程经历了以下六个阶段:汉以前的零使用,汉时的初步萌芽,六朝的缓慢发展,唐宋时期的再发展,元明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清时的基本替换。复合名词“手掌”的复音化过程表现出的特点是匀速进展,每个阶段都有发展,但都是小幅度进展。“手掌”复音化的基本轨迹可描述为三个阶段:一是单音词出现;二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单音词的某一关键义素外现与原单音词复合而成复合词;三是经过一段消长过程,复合词替换了单音词,并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这一

轨迹可图示如下:



四. “义素外现”是“手掌”复音化的途径

词汇复音化的途径有三:原单音词被扩充为双音词,原多音节短语被缩简为双音词,创造新的双音词。扩充单音词的方式是指在原单音词的前后添加其他成分,或将两个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单音词组合在一起使用。在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发展过程中,按照综合的概念来造词是一种普遍的造词途径。语言能产性的表现之一是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地生成新的语言单位,以满足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对人类社会多层次、多变化的要求,而潜性的语言要素的存在则使在现有材料基础上生成新的语言单位成为可能^[5]。所以在造词材料已备的情况下,扩充单音词的方式则是最便捷经济的复音化方式。“手掌”的复音化过程就体现了语言要素由潜性的发展为显性的过程。对于“手在握拳时指尖触着的一面”这一概念,古汉语中已经有单音词“掌”来表达,而且“掌”的部位义素“手”也可是独立使用的语素“手”,所以造词材料已经齐备,不必要再按照综合的概念来造一个新的复音词,所以“手掌”是通过扩充单音词“掌”的方式完成复音化过程的。在这一过程中汉字的表义性特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单音词“掌”的表义性特征体现为它内含有多义素,所以不必借助其他语言成分来扩充,这些隐含的义素外现为语素,从而使单音词“掌”复音化则是最简单、最经济的途径,所以“义素外现”就作为一种特殊的扩充单音词的方法,成为“手掌”完成复音化的特殊途径。“复合词的意义总是反射出语素所含的某些意义,复合词组成中的意合性和汉字的表义性相辅相成,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对字、词重视视觉的要求”^[6]。当然隐性义素外现是有选择性的,即选择其中的关键义素。作为人体器官词,“掌”的关键义素是在语义与位置上都与之密切相关的“手”,因此“掌”的关键义素“手”就外现而成一个构词语素,并与“掌”复合成了复音词“手掌”。“关键义素外现为语素,是对语义作着重标记,不少汉语复合词由此生成”^[4]。类似的还有单音词“发”“指”“趾”等的义素“头”“手”“脚”外现为语素因而生成“头发”、“手指”、“脚趾”等复音词。

五. 推动“手掌”复音化的因素

(一)上古音节的“短化”。上古时期,汉语不仅有复杂的声母系统,而且有复杂的韵尾系统。相关研究表明,上古汉语单音节有212个,这相当于现代汉语的3倍多。庞大的声韵系统,使得上古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节形式为主。至周秦后期,复辅音及韵尾开始脱落,韵尾以及复辅音的脱落导致了汉语音节结构的简化,缩短了原来音节的长度^[7](P342-343)。在语音简化的过程中,“音素趋于减少,音节结构趋于整齐,音素的配搭方式受到限制,元音和辅音组合的位置固定,这便制约了音节的无限扩大。单音词一词一音节,用有限的音节无法记录无限的词语,这种矛盾冲突推动着词语去寻找别的表达形式,而复音词能够适应词语的形式需要”^[8],语音系统的简化直接导致了汉语的双音化^[6]。秦汉以后,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词为主向双音词为主过渡,而双音词的快速发展期为中古时期。复合名词“手掌”复音化起始于汉代,上古汉语音节的“短化”应是推动“手掌”复音化的因素之一。与“手掌”同处于“人体器官”这一语义场内的其他词,如“头发”,也始于此期的复音化现象^[9]可说明这一因素的存在。如:

骨髓:“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韩非子·喻老》)

肩胛:“寒病,胸胁支痛,膺背肩胛间痛,甚则喜悲,时发眩,仆而不知人,此寒邪乘心也,通脉四逆汤主之。” (《伤寒杂病论·寒病脉证并治》)

手臂:“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 (《荀子·议兵》)

手指：“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论衡》卷二）

头发：“唵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

（二）词义由综合趋于分析的趋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宏观上讲，是由个别到一般的，但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却是由整体到局部的。因此，人们反映和表达事物，往往先勾画其大概轮廓，后描绘其细微特征（先粗后细）；先说出其主要方面，后补充其次要方面（先大后小）^[10]。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法的综合表现，整体性是汉民族传统思维的重要特点。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作用于语言，使得汉语语言具有整体模糊性特征，这在以单音词为主的上古汉语词汇系统中有所体现。单音词具有表义综合性的特征，对事物现象的划分比较细致，同类的事物或现象稍有不同就给以不同的名称^[11]。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些开始不为人知的事物和现象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在语义表达方面就体现为由综合到分析的趋势。一开始用一个字表达的概念逐渐被分析出概念的具体方面，由此由一个字扩大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来表示同样的事物。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打水’，由‘驹’变为‘小马’，由‘犊’变为‘小牛’。”^{[12] (P414)}由“掌”到“手掌”的复音化也正是词义由综合趋于分析的趋势推动的结果。

（三）复音词表义精确的特点。古汉语中一些单音的动词，到白话中要用一个动宾词组或述补词组来表达，比如古代用“招”，现代用“招手”^[13]；古代用“熄”，现代用“熄灭”。这是因为“在古汉语中常常把动作和动作的结果综合在一起，用一个词表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形容词的使动用法’”。^{[14] (P229)}从表面上看，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只表达了动作产生的结果（状态），而没有表达动作本身。但是，在古人的思想中，是比较清楚地觉得它也包含了动作本身的。“这种用做使动的形容词毕竟没有明确地把动作说出来。……这正是古汉语的表达不够精密的地方。”^{[14] (P229)}单音词复音化后，很好地限定了词义，实现了词义的单一、明确、精密以及词类的稳定，如单音词“指”“掌”“腕”“臂”，在词义上，意义丰富，少则几条义项，多则数十条义项；在词性上，四个单音词皆属兼类词，兼具名词、动词词性，而“指”“腕”又具量词词性。复合名词“手指”“手掌”“手腕”“手臂”在词义上，两个语素互相排斥了对方的其他意义，钳制和固定了对方的某一意义，形成一种稳定的意义，使词义回归单一；在词性上，皆完成了词类的稳定，仅保留名词的词性，提高了词语表义的精确性。因此，复合词增加了原单音词的形象性与理据性，弥补了单音词表义模糊的缺陷，提高了交际效率。所以，复合词表义精确化的特点客观上推动了由“掌”向“手掌”的复音化。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2] 罗竹凤主编. 汉语大词典（第2卷）[Z]. 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 [3] 胡敕瑞. 从隐舍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A]. 语言学论丛（第31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4] 俞理明. 语义标记和汉语构词的不对称现象[J]. 汉语学习，2006（6）.
- [5] 王希杰. 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J]. 语言文字运用，1994（3）.
- [6] 徐时仪. 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内在原因考探[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2）.
- [7] 王力. 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 毛远明. 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原因初探[J]. 语文月刊，2000（8）.
- [9] 车淑娅、李秀芳. 义素外现——“头发”的复音化研究[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
- [10] 苏宝荣. 古汉语特殊词序与原始思维心态[J]. 古汉语研究，1990（3）.
- [11] 陈月明. 词义的综合形态与分析形态[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1）.
- [12] 王力. 汉语史稿（中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3] 车淑娅. 从潜语素到显语素——“招手”的复音化研究[J]. 语言研究，2013（4）.
- [14]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曰 若

On the Polysyllabic Approach and Mechanism of the Compound Noun *Shǒuzhǎng* (手掌)

Che Shuya, Li Xiufang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polysyllabic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ocabulary, the sememe “shǒu (手)” hiding in the word zhǎng (掌) has been exteriorized and formed the compound noun shǒuzhǎng (手掌). This process was started in the Han Dynasty, and kept developing slowly but continuously afterwards until the Ming Dynasty. The compound noun shǒuzhǎng (手掌) eventually replaced the monosyllabic noun zhǎng (掌) in Qing Dynasty. The path of this process is the exteriorizing of the inner sememe. The mechanism of it is the domination of the latent morpheme.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is process includ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phonetic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from synthesis to analysis, and precision requirement of expression.

Key words: Zhǎng (掌); Shǒuzhǎng (手掌); presentation of the sememe; the polysyllabic approach